从心所欲皆村语 — 我的 60 年日记

60 年人生轨迹（1950s–2023）

- 1950s 学龄前至入学
  - 放学后和伙伴们在巷子里滚铁环，追着铁环跑遍半条街，还攒零花钱租小人书，蹲在墙根一下午能看完两三本
  - 上课喊“报告”时口误把“贫农”说成“穷农”，惹得全班哄笑，同桌唐秀芳偷偷塞给我一块糖帮我解围
  - 学校的上课铃是老铜钟，敲钟的大爷嗓门洪亮，每天听着钟声进教室，慢慢学会了上课坐端正、举手发言的规矩
- 1960s 初 大饥荒
  - 寒假里每天天不亮就背着粪筐出门捡粪，冻得手通红也不敢停，因为能换工分补贴家里
  - 一次扛着冻土豆走了十几里路，到家时腿已经冻得失去知觉，差点瘫倒在地，缓了好几天才恢复
  - 偷捡了生产队的糖渣吃，结果中毒昏迷，是路过的解放军战士把我送到卫生院，救了我一命
  - （示例）和伙伴们到铁道边捡撒落的黄豆，捡回来后按粒分给家里人，每一粒都攥得紧紧的
  - 亲眼看着隔壁老爷爷饿得没力气起身，最后在家中去世，还有一个要饭的大哥上门讨吃的，家里只能给他半碗稀粥
  - 一起熬饥荒的伙伴有何馨、郑杰、总穿胶皮鞋的“胶皮孩”，还有家在村头的小树
- 1966 文革爆发
  - 跟着大人们学理论，还学着写大字报，虽然很多内容似懂非懂，却觉得自己成了“理论家”
  - 后来不想跟着凑热闹，当起了逍遥派，在家自学无线电和木工，攒零件装了个简易收音机
  - 何馨因为穿了一双回力鞋，被说成是“资产阶级作风”，遭到批斗，我偷偷给她送了个窝窝头
  - 小树改名为“宋革命”，之后响应号召下乡插队，临走前我们在村口抱头痛哭
- 1968 初恋破碎与下乡
  - 何馨为了躲避批斗，被迫和别人假结婚，看着她红着眼眶的样子，我心里像被针扎一样
  - 她偷偷赠给我一本日记本，扉页写着“海内存知己”，我把这本日记贴身带了很多年
  - 为了逃避伤心，也为了响应号召，我主动报名赴北大荒插队，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北上的火车
- 1968 秋 北大荒农场
  - 刚到农场被分到炊事班，每天凌晨三点起来蒸馒头，虽然累，但能让战友们吃上热乎饭，心里很踏实
  - 重逢了当年上门讨饭的大哥，他现在是农场的孙排长，看到我时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还特意给我多盛了一碗菜
  - 利用自学的知识学电工，一次电焊时不小心伤到了眼睛，休养了半个月才好转
  - 凭着电工知识搞了技术革新，提高了农场的机械效率，受到了场部的表彰，还拿到了一张奖状
- 1970s 初 农场成长
  - 认识了农场的刘玲，平时经常给她送粮票和自己织的手套，慢慢两人互相有了好感
  - 小年夜我在村口等了她很久，终于等到她来，我们一起看着远处的烟花，说了很多心里话
  - 刘玲通过后门参军，临走前我们在车站告别，我忍着眼泪祝她前程似锦，心里满是不舍
  - 后来我被任命为机务排长，负责管理农场的机械设备，每天跟着战友们一起检修、维护
- 1970s 中 保卫干部
  - 被调往团部保卫股工作，主要负责农场的治安和案件侦查
  - 军马场发生大火案，我利用之前学的电工知识，排查出了电路故障的起火原因，成功侦破案件，立了功
- 1970s 末 婚姻与转折
  - 经人介绍认识了何蓓蓓，相处后觉得她温柔善良，我们很快结婚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
  - 文革结束后，我抓住机会报名上电大，圆了自己的读书梦，每天下班后就抱着书本学习
- 1980s–2010s 事业发展
  - 从农场调回地方，先后担任公安副局长、农场场长、书记，在每个岗位上都尽力做好本职工作
  - 何蓓蓓在医院工作，凭借努力成了当地有名的医生专家，经常被邀请去外地讲学
- 2023 晚年重逢
  - 和郑杰、小树、唐秀芳在老家聚会，大家坐在一起回忆过去，说着当年的趣事，眼角都泛起了泪光
  - 得知刘玲、畅田、维国、炳河这些老朋友们各有所成，有的成了企业家，有的成了老师，心里满是欣慰
  -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，回顾这60年，亲眼见证了祖国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崛起，心里充满了自豪和感慨